

《杨修之死》的细节设置艺术

郑铁生

杨修在《三国演义》一书中，既非战功卓著的武将，又非运筹帷幄的谋臣，他只不过是曹操手下一个掌管库房的主簿而已。从人物结构安排来说，可称作过场人物。我们知道，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，对于象杨修这类过场人物，一般着墨不多，长的数千字，短的几百字，然而，不少过场人物虽转眼即逝，但往往却以栩栩如生的形象给人们留下极深的印象。比如《红楼梦》中的傻大姐的“傻”、焦大的“鲁”；《水浒传》中何九叔的“滑”、牛二的“赖”；《三国演义》中蒋干的“迂腐”、貂蝉的“胆识”，等等。他们思想性格的某一特征，都是十分单纯而集中，鲜明而突出的。取得这样艺术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，便是他们凭借几个，有时甚至是一个细节就获取了艺术生命。

《杨修之死》细节设置艺术尤其典型。它节选自罗贯中《三国演义》第七十二回“曹阿瞞兵败斜谷”，围绕曹操杀行军主簿杨修设置了七个细节，错落有致，层次渐进地展示了杨修性格鲜明的特征，而且烘托和点染了主要人物曹操的典型性格。这种完全由细节组合而又自成格局的情节设置，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是不可多见的，充分显示了作家运用细节的非凡艺术才能。

细节是情节的血肉，是文学作品的有机因素，它的生命力，不在于本身的生动，而在于能否“长”入人物性格之中，与人物的整体形象息息相通。对于杨修的刻画，作家紧紧抓住其聪明过人、恃才放旷这一突出的性格特征，使每一个细节都在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层次、不同的场合上展现，有的是从“改建园门”、“分食盒酥”一类的猜字谜生活趣事上表现；有的是在“梦中杀人”、“曹氏立嗣”一类政治生活中表现；还有的是在“鸡肋事件”、“曹操试才”一类的军

国大事上表现，犹如一束光线都照在人物最突出的性格特征上。但是这几个细节都是各说一件事，假如没有内在线索贯穿，就会形成散线之珠。因此，作者把“鸡肋事件”作为一个贯串事件，这样就纳入一个具体的社会生活环境：以“鸡肋事件”杀修的结局为开端，将其他细节插叙其中，展现了从生活趣事渐进到政治生活一类的细节，再进到军国大事，由小到大，层次井然，形成了曹操与杨修之间矛盾冲突的发展，最后，又以“鸡肋事件”之后曹操兵败，

“方忆杨修之言，随将修尸收回厚葬，就令班师”作结。首尾圆合，浑然一体。

“鸡肋事件”不仅起到贯串作用，而且对揭示杨修的个性特征真可谓入木三分。蜀魏汉水之战，两军相持日久，魏军进退两难，处于骑虎难下之势。曹操为此焦躁不安，当看到进食中有鸡肋，触感于怀，便随口定“鸡肋”为口令。杨修从这两个字作口令，立刻敏锐地体察到曹操此时此地的复杂心理，他说：“以今夜号令，便知魏王不日将退兵归也；鸡肋者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今进不能胜，退恐人笑，在此无益，不如早归；来日魏王必班师矣。”他对军事形势了如指掌，对曹操心理洞若观火，其聪颖超群，跃然纸上。但他“恃才放旷”，言行不羁，招人厌恶。终因识破曹操心机，擅自发号，“教随行军士，各收拾行装，准备归程”，而被早有“杀修之心”的曹操令人“推出斩之”。围绕这个事件的其他细节设置，便揭露了曹操“杀修之心”的历史原因，从而揭示出“鸡肋事件”只不过是两者之间潜在矛盾冲突爆发的现实导火线而已。这一组细节的组合，既没有展开曹操与杨修矛盾冲突的发展过程，却又恰到好处地在现实冲突中显示出历史的因素，不仅省掉了矛盾发展过程的笔墨描写，而且还避免了因

过程的文字描写而冲淡对人物性格突出特征的刻划。这样，无论从情节的设置，还是人物性格的刻划，都体现了一个向心力，这就是紧紧抓住曹操和杨修矛盾冲突线索，从各个不同的具体环境描写中，强化了杨修才思敏捷、恃才放旷、轻率忘形的性格特征。

杨修的性格特征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，特别是在与主要人物曹操典型性格的矛盾冲突中表现出来。那么，作为一个过场人物，它在艺术上有时是为典型人物的塑造起铺垫和反衬，常常在人物性格的对比中就起到点染典型人物的作用。比如说“梦中杀人”一细节，与其说刻划了杨修轻狂妄举，不知利害，卖弄聪明，倒不如说它产生的艺术效果，更多的则是刻划了曹操的性格特征，它与曹操杀吕伯奢、借王垓头等细节一样，成为了人们谈论曹操多疑、狡诈和残暴个性的典型细节。

“操恐人暗中谋害己身”常分附左右：‘吾梦中好杀人；凡吾睡着，汝等切勿近前。’一日昼寝帐中，落被于地。一近侍慌取盖单。操跃起拔剑斩之，复上床睡。半晌而起，佯惊问：‘何人杀吾近侍？’众以实对。操痛哭，命厚葬之。人皆以为操果梦中杀人，惟修知其意，临葬时指而叹曰：‘丞相非在梦中，君乃在梦中耳！’操闻而愈恶之。”

这一细节正是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人物瞬间的表现，将曹操伪而奸的言行，与杨修机敏而轻狂的话语鲜明地对照，从而深刻地暴露了曹操多疑、狡诈和残暴的个性特征。它虽是一刹那间的描写，但它是依据了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提炼出来的，是符合曹操奸雄性格的。这样的细节因摄取了人物的灵魂，虽露一鳞半爪，而神情毕肖。它和其他细节联系在一起，便说明曹操杀杨修的实质是维护曹氏根本利益。有人说杨修之死是曹操“忌贤妒能”，非也。曹操对待人才，有时表现为爱才，有时忌才，有时杀才，这是为什么？曹操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，从极端利己主义人生观出发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凡才为其所用者，则爱才；凡才不为其所用，则忌才；凡才有所损其利益时，则杀才。杨修露才惹嫉，恃才招恨，最后聪明反被聪明害，这是表面现象。想当初，杨修父杨彪是汉室的元老重臣，名望素高；杨修是才子，又是曹操爱子植的好友，他们父子颇受曹操的器重。只是当杨修的才竟用到干预

其家国事来，曹操为防止袁绍“废长立幼”，以致袁氏兄弟俱败亡的惨痛教训，此时为巩固曹丕王太子的地位，当然首先要剪除“曹植派”的重要人物杨修。至于何年何月，借用何种口实，采用何种手段，去杀他，则是偶然的。“大簏装绢”、“邳门试才”、“教植答教”这三个细节都是直接触及到曹操的根本大事上，杨修死因正在此，而决不是什么曹操性格上的“忌贤妒能”，何况杨修还是曹操政敌袁绍的外甥。《杨修之死》细节的深刻思想内含不正在这里吗！由此可见，《杨修之死》细节设置的艺术魅力如此之强，它不仅仅是熔铸于杨修的性格特征之中，而且与曹操典型性格的艺术神经也相连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正如贺拉斯《诗艺》中指出的：“最劣等的工匠也会把人像上的指甲、鬓发雕得纤微毕肖，但是作品的总效果却很不成功，因为他不懂得怎样表现整体。”这说明细节与整体艺术形象的关系，孤立的细节是不会取得艺术生命的。

细节与整体艺术形象的联系，还表现为与情节发展脉络的联系上。《杨修之死》只有一千六百多字，它不过是作家在紧锣密鼓的戎马杀伐的情节之中，穿插一点逸闻雅兴、文人墨客，引起读者的回味，满足欣赏习惯而已。但就对于这样一段小插曲，如此一个过场人物，作家在此之前，已是埋下草蛇灰线、伏脉千里之笔。如第六十回杨修出场描写：当川中名士张松笑曰：“吾川中无谄佞之人也”。忽然阶下一人大喝：“汝川中不会谄佞，吾中原岂有谄佞者乎？”一声大喝，暗示出此人的恃才自负、放旷不羁、自命不凡。接着文中又以张松之口，点出“此人博学能言，智识过人”，初步渲染了杨修的性格特点。对于他超人的聪颖、非凡的才学，到第七十一回又点缀一笔，曹操亲征汉中，途径蔡邕庄，偶见蔡邕手书在《曹娥碑》后八个大字：“黄绢幼妇，外孙齏臼”，杨修能观看后立解其意，而曹操却是“引众出庄。上马行三里，忽省悟”，“众皆叹羡杨修才识之敏。”这些伏笔，有力地地点染了杨修的性格，为其之死前，描写由于他恃才放旷，曹操对杨修的态度：由“心甚忌之”到“心恶之”，继而“愈恶之”，再到“大怒”，最后“已有杀修之心”，自然接榫，使人感到水到渠成，瓜熟落地，合情合理。

《杨修之死》一节的细节设置，确乎匠

神奇的境界 壮丽的人生

——读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

张 发 光

天姥，这名不见经传的浙东小山，因为伟大诗人李白的吟咏，千百年来，曾引得多少人为之倾倒，为之神往；恰似容貌既不美丽，体态也不苗条的蒙娜·丽莎，一经达·芬奇的妙手，便使得亿万人为之心醉神迷。

——当然，在李白的笔下，天姥已经不是自然界的天姥了：它凝结着作者所游历过的祖国雄伟山岳的精华，它熔铸着作者对自己理想人生境界的热烈执着的追求。

伟大的人物自有伟大的志向。廿五岁便“仗剑去国”的李白，“虽身不满五尺，而心雄万夫”。①他念念不忘的是“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”，②然而，他虽幸而生在光辉灿烂的盛唐；强盛的国力，激励着他建功立业的雄心；却又不幸生在唐玄宗已沉湎酒色的晚年：昏庸的政治，使他难展匡时济世的抱负。虽然，他在四十二岁时曾得以诏征赴长安，但所能做的，所让他做的，只是供奉翰林——帮闲文人而已，其作用如同宫中的花瓶，不过是皇宫生活的点缀罢了。心，始终憧憬着“济苍生”、“安社稷”、“安黎元”的壮举，手，却只能写上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之类的颂词，该是怎样的矛盾痛苦！

可就是这样的生活，权贵们也容不得他久留，短短三年时间，他终于被排挤出朝廷——在只有凭明主重用才能一展宏图的封建时代，这对诗人来说，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！

然而，伟大的人物自有伟大的性格。

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，”历经磨难，并不能消去诗人心中理想的火光。

“屈原被逐，乃赋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”，爱国的热望，宏伟的抱负、绝世的才能如不能在政治上施展，便往往渲泄于文学：先于李白的屈原是如此，后于李白的陆游、辛弃疾亦如此。在离京一年后，当李白将由当时所在的东鲁而南游江浙时，便借这小小的天姥，向友人，向社会，向苍天，喊出了自己心中久久的积郁，展示了自己日日渴求的理想的人生图景。

啊，人生！

谁不希望自己的一生幸福美满，谁不期望自己生活得更久更长？可是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广袤的世界上，人们对于生死苦乐的理解，竟又是如此的不同：对于洪承畴来说是生，对于史可法说来就是死；对于薛宝钗

心不凡，它在《三国演义》整部书中，犹如“巍峨灿烂的巨大纪念碑”中的“一阑”、“一画础”，精巧工秀，自成格局，而又抑

樨相合，肢体难割。仅以管中窥视，也足见《三国演义》的艺术大厦的瑰丽而雄伟。